



关于事件小品《谁之罪》 罗锦鳞

关于事件小品《谁之罪》 罗锦鳞

《谁之罪》是导演进修班和师资班学员在导演专业课——“事件小品”阶段的作业之一。要求学员在观察生活的基础上，选取对自己有所激动和体会的素材，编演小品。通过组织舞台事件，掌握舞台行动和冲突，展现一定的主题思想，锻炼导演的行动想像能力。

杜海鸥同学对于“四人帮”迫害老干部和摧残青少年的心灵的罪行是很有义愤的。因此，她选取了一位被迫害的老干部从干校回来探望分别五年之久的独生孩子，发现孩子已走上了危险的犯罪道路这一事件，以极其愤慨的感情，揭露和控诉了“四人帮”的罪行；同时也热情地歌颂了这位老干部在“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下的刚直不阿和要从“四人帮”的毒害下抢救孩子，抢救下一代的坚强性格和精神。

像《谁之罪》中所反映的事件，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有一定代表性的。被“四人帮”以“叛徒”、“特务”、“走资派”等等莫须有的罪名加以迫害的干部，不知有多少！他们的子女也因此被扣上什么“黑帮子女”的帽子加以歧视和排斥，使他们的思想和精神受到极大的摧残和折磨，生活失去了依靠和保障，他们到处碰壁，找不到出路。其中有一部分人被迫走上了犯罪的道路，造成了许多令人痛心的悲剧。悲剧的制造者就是林彪和“四人帮”，他们害了两代人，他们才是真正的十恶不赦的千古罪人！

由于事件小品要求在短短的十几分钟内完成，因此，事件和冲突要集中和单一。但是，《谁之罪》这个事件是比较巨大的和复杂的，矛盾冲突比较激烈和尖锐的，人物的内心感情变化和起伏是比较丰富和鲜明的，在短短的十几分钟之内要揭示深刻是有一定的困难的。既要提出矛盾，又要解决矛盾，时间又有限制，这就要求在结构小品时，取舍要大胆、交待要简炼、点题要明确、展现人物的内心和感情要充分。如果小雷这个人物已经走上了不可救药的地步，那在这个小品中，是完成不了解决矛盾的任务的；如果小雷还没有走上犯罪的道路，这个小品的事件就不存在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就要对小雷这个人物进行合理的安排，掌握好分寸。小雷为小明他们藏脏物、分脏款，这个行动本身就是犯罪。当小明煽动他亲自去参加作案时，他有犹豫、害怕和斗争，说明他本质上还不是不可救药，他的内心深处还是懂得什么是是，什么是非的，是有进取心的。是环境的恶劣、遭遇的不幸、双亲的失去，使他得不到温暖，看不到希望、找不到出路，才在危险的道路上走着。他在十字路口，在悬崖边上，推一推就掉下去，拉一拉就可以得救。小品的第一段戏和小明这个人物是在修改小品过程中加上的。就是为了解决上面提出的问题，为了定好小雷这个人物的基调而安排的。而且要点到为止，不可过多，也不可太少，要恰到好处。

而后，当他一直以为已不在人世的父亲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又惊、又喜、又怕、又不敢相信这位白发老人就是他的父亲，以至后来他扑在父亲的怀里时，是那样激动的放声大哭起来。在为父亲准备晚饭的过程中，他又兴奋、又不安，极力要掩饰那些脏物，千方百计不让父亲靠近小床。在父亲发现藏在床上的脏物后，小雷在事实面前为自己极力辩解，其理由也都是从小明那里接受来的。在父亲严厉的怒斥下，憋在心里五年之久的委屈，像打开了一闸门的潮水一样，倾吐出来，是那样的动人心弦。为什么革命的双亲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反革命”？为什么幼时美好的理想瞬息就变成了泡影？为什么“走资派”的子女就要到处碰壁？为什么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就要遭到如此的不幸？为什么？为什么？出路又在哪里？……这时的小雷已经不是在诉委屈了，而是在向造成这悲剧的罪人进行血和泪的控诉了。虽然他还弄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但他的每句话是那样的有力和由衷。这真诚的心声，悲惨的控诉，谁不为之感动？谁不为之同情？父亲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滴滴的热泪落在了小雷的脸上，终于在父亲语重心长的说服和字字千斤的教育下，小雷觉醒了，决心要摆脱危险的道路，重新做人。只有把小雷这个人物的基调和分寸掌握好，才能使小雷的觉醒可信，才能完成谁是真正的罪人的主题任务。

通过小雷走上危险的犯罪的道路这一事件，要揭示出真正的罪是“四人帮”的思想，对小雷父亲这个人物的安排也是非常重要的。他是一个老红军、老党员，老干部，他本人的被迫害，又不能多用笔墨去表现。于是，选取了他身背小挎包，满头白发，风尘仆仆地从被隔离了五年之久的“干校”意外地归来，五年来，他的变化，就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敢相认了，以为他早不在人世了，他坚定

地说：“他们希望我死，但是你爸爸偏偏要活着……”。短短的几句话、简练的几个动作，表现了一位深受迫害的、坚信真理必胜的老红军、老党员、老干部的坚强意志和充满信心的精神面貌。当时，他自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只是，借看病之故，偷偷地回来看看他日夜思念的唯一的儿子，却不想自己的老伴也离开了人间，儿子孤苦零仃的生活着，他的内心是异常痛苦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唯一的儿子还活着，他终于见到了他，父子相聚的幸福感情还是强烈地在他身上流露出来。当他发现孩子这些年的生活道路是这样令人触目惊心时，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从意外、到痛心、到气愤，以至最后发怒而打了小雷。当孩子的委屈和控诉，一字字，一句句刺在他心上时，他一时真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颤抖的大手不由得将桌上的烟盒捏得粉碎。从自己的遭遇中，从孩子的现状中，他明白，他深深的明白：这是那些野心家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加害于两代人身上的不幸，真正的罪人就是这些野心家。虽然自己的处境并没有改变，但是老一代革命者的责任感，老一代革命者的坚定信念，父亲对孩子的爱……，使他痛苦和气愤中毅然地站了起来。他必须从危险的道路上把孩子抢救回来，这是一场争夺下一代的战斗。

他一针见血地向孩子指出：“现在有那么一些人，恨不得把所有的老同志统统打倒，把你们青年一代引上这犯罪的道路……”。他庄重地从背包里取出用井冈山的翠竹做的竹筒，向小雷倾述了老一代革命者对下一代的殷切期望，他要求孩子要有坚定的生活信念，宁折不弯，刚直不阿，鼓励孩子要重新作人。当孩子正要觉醒，外边忽然传来小明的口哨声时，他进而想到，要把其他的孩子们也抢救回来。小品的最后，是他站在窗前，既痛心，又充满信心地注视着向屋内走来的孩子们……。

这个小品仅仅只演十六、七分钟，但它能激动观众的心，是因为小品的事件是真实可信的，小品的人物和人物关系，人物命运是感人的，它有丰富的真挚的激情，有较大幅度的舞台判断和交流，提供导演和表演创作的余地是多方面的。

事件小品： 谁之罪？！

编导：导演师资班学员杜海鸣

点评：罗绵鳞

时间：一九七三年秋 地点：某城市一间破旧的平房 人物：父亲——老干部(60岁左右) 儿子——小雷(18岁) 朋友——小明(20岁)
〔一间狭窄、阴暗凌乱的房间。〕

墙上挂着篮球和羽毛球拍以及为了防潮用的破雨布。铁丝上面挂有干净和脏衣服搭在一起。屋角扔着空罐头合瓜果皮废纸等……。在靠近门旁有个水桶和小圆桌。桌子上放着饭碗和一只写着“谁是最可爱的人”的旧搪瓷杯子。房屋的另一侧有一张单人床。床上一条旧的军用被子散乱的放着，好象主人刚起床。床边有个小柜子和一把椅子。房间右侧靠窗的墙上挂着一张干部模样的中年妇女的遗像。下面高腿桌上放有一花瓶，插有一束鲜花——这是整个房间里唯一干净整洁的角落。在靠近窗旁的前处放着一只破沙发。沙发上放着一件半旧的军装。沙发右边下有一个小凳，上放着罐头和酒、烟等食物……。

吉他声、歌声：“命运啊，我的命运啊，我的星辰……(幕徐开)为什么这样残酷的捉弄我……”〔小雷背冲着观众坐在沙发上等朋友，弹着吉他哼着歌，不时地看看手表，边吃边喝了两口酒……〔这时小明提着一只精致的提包出现在窗口，看见小雷将提包轻轻地从窗外放进屋内，悄悄闪开。〔忽然传来了口哨声。小雷听见马上放下手中的吉他去开门。寻找，见无人回身关门。〔小明非常轻巧地从窗口跳进屋子里，走到小雷身后…… 小明：不许动量 小雷：(吓了一跳)你他妈的(随手给了小明一拳)吓死我了。 小明：嘘……(关窗) 小雷：(关门)小明，你怎么才来呀？ 小明：(将提包递给小雷)你看…… (小雷接过包放在地上打开 小雷：啊呀！这么多。(被提包的东西惊呆了)(随后从提包里拿出半导体和照相机等。边拿边玩着。突然又发现包里有一架录音机)录音机？索尼牌的！ 小明：怎么样？喜欢吗？这是司令送给你十八岁生日的礼物。 小雷：(惊喜地)送给我？真的？你们对我太好了。小明，回头你带我去好好谢谢司令。 小明：自己兄弟，甭客气。〔小雷高兴地将包里所有的东西放到床上，随后一脚将提包踢到床底下去，坐在床上玩弄着录音机。〔小明点着一只烟坐到沙发上从口袋里掏出一打钱。 小明：“音乐家”你把那些东西一块收好。(小雷放下录音机走过去)这三十元钱，是给你的。(小雷接过放进口袋里)这是三百五十元钱，唉，一共是多少了？ 小雷：(思索了一下)一共八百五十元了。(小雷接过钱坐到床上数钱。) 小明：小雷(小雷走过来)司令让你今晚跟我们去一趟。 小雷：(不解地上哪儿？ 小明：花园街，你们家原来住的地方。 小雷：(不解)干什么？ 小明：(用手作了一个偷的动作) 小雷：我？!(害怕地退到椅子边——坐下) 小明：(气愤)怎么，你害怕啦？胆小鬼！你想想，你是怎么搬到这儿来的？是谁把你从家给赶出来的？是谁把你家给抄了？是谁把你爸爸妈妈……， 小雷：(猛地站起，痛苦地叫着)别说了！ 小明：这叫一报还一报！ 小雷：(自语)一报还一报？好，我去！几点？ 小明：晚上七点。 小雷：好！…… (敲门声，人声：“张小雷住在这儿吗？”二人惊住，明示意，小雷迅速将床上的脏物用被盖上。小明将门打开。父上。背一旧军用书包。) 父：请问张小雷住在这儿吗？ 小明：(上下打量父亲)小雷，找你的。七点，别忘了。(吹

口哨扬长而去)(父目送小明下,回身关门) 小雷:喂,老头,什么事呀? 父:雷雷……, 小雷:(一愣、疑惑地)你?…… 父:(将书包放在小圆桌上)怎么雷雷,你不认识我了?…… 小雷:(惊住了,脱口而出)爸爸?…… (父亲含着眼泪笑着,望着自己五年没有见着的儿子,一步步向小雷走过来。小雷惊恐的望着眼前的父亲,又害怕地由床前处躲到沙发后。父亲不解地望着小雷。) 小雷:你还活着? 父:(不解)活着!……

小雷:可他们说你死了?…… 父:他们希望我死,可你爸爸偏要活着! 小雷:(高兴而委屈地扑向父亲)爸爸!…… 随后小雷为了不愿意让爸爸看见自己的眼泪离开父亲扑向沙发,咬住自己的手指…… 父:雷雷……(父亲疼爱的抚摸着儿子的头) 小雷:爸爸!(抱住爸爸放声痛哭起来) 父:雷雷……雷雷! 小雷:(慢慢地抬起了头,父亲替他擦泪)可是妈妈她…… 父:我全知道了……(离开儿子,悲痛地走到母亲像前,静场片刻。) 小雷:爸爸,他们放你回来了。 父:没有,他们让我回来检查身体。 小雷:(紧张)怎么,爸爸你病了? 父:(嗽),没什么。我是想回来看看你。 小雷:(含泪地笑了)爸爸?……爸爸你还没有吃饭吧? 父:没有。 小雷:爸爸,你坐下。我这就给你弄饭吃。 (小雷扶父亲坐沙发上,顺手将吉他和父亲的书包放到小柜处。随后忙着洗碗……) 父:(拿起搭在沙发靠背上的衣服,边叠边说)雷雷,你这几年是怎么过的? 小雷:混呗。 父:混?你的学习怎么样? 小雷:爸爸,现在学校根本不上课。(将小圆桌搬至舞台中间。) 父:不上课?……那你应该抓紧学习么。 (小雷陆续从小柜子里往外拿出罐头、水果、酒等食物。 小雷:爸爸,现在知识越多越反动,人家现在兴的是大鸭蛋(用手比划一个“0”) 父:胡说!没有知识你怎么建设社会主义! 小雷:啊呀,爸爸,你真象从另外一个星球上来的人。(说着又将食物不断的放到小圆桌上) 父:(看到桌子上琳琅满目的食物和仍在往外拿的食物)雷雷,你的生活过得真阔气呀。 小雷:噢,爸爸,今天是我的生日,这些都是朋友们送的。 父:朋友?什么朋友? 小雷:就是小明小军他们呀,这几年我全靠他们了。 父:噢,小明小军他们都工作了?(小雷正低头从柜里拿酒,听了父亲的话浑身猛的颤了一下又慢慢地站起……) 小雷:工作!……(走到桌边)走资派的子女……谁要!(将酒瓶重重的放在桌子上,回身搬椅子) (父亲听了儿子的话,深沉的站起望了望儿子要将已叠好的衣服送到床上。正在搬椅子的小雷急忙放下椅子,赶过来把衣服接过去。 小雷:爸爸,我来吧。 [父亲看着桌子上的东西,要去看柜子,小雷急忙喊住父亲。 小雷:爸爸,吃饭吧。(将未摆好的椅子摆好)(父亲点了点头随后又走到柜边拿起吉他,小雷又是一惊) 父:怎么,你爱弹这个? 小雷:(边开罐头)闲的时候解解闷。

[父亲放下手中的吉他,看见床上的被未叠,伸手想替儿子叠好,小雷失色的叫道。 小雷:爸爸! (发现爸爸不解地望着自己忙掩饰) 你抽烟吧……(从口袋里拿出香烟) 父:(疑问地)怎么,你学会抽烟了? 小雷:不,这也是朋友们的。(将烟放在桌上) 父:噢,雷雷你看看你,怎么起床连被子都不叠(说着伸手将被角掀起) 小雷:爸爸!(猛的上前,紧张地按住被子) [父亲被儿子的行动惊呆了,望了望床上的被,又望着儿子,猛地掀开被子发现脏物,父亲明白了,将床上的钱拿起,严肃的问到 父:你这些东西从哪儿来的?说!从哪来的! 小雷:我……(害怕的向后退着,不敢看父亲) 父:说! [忽然外面传来口哨声,小雷听见哨声后,急向外跑…… 父:站住!(小雷猛地停在门口,父亲上前一把将小雷抓回来,将门关上。)外面是谁叫你?! (小雷不语)说!(小雷还是不语)你转过身来,转过来。(小雷转身)告诉我,外面是谁叫你?! 小雷:爸爸你就别问了, 父:你抬起头来,看着你母亲的像,看着!说实话,外面是谁叫你! 小雷:是小明小军他们。 父:他们叫你干什么? 小雷:(哀求)爸爸…… 父:告诉我,这些东西是从哪儿来的? 小雷:是朋友们放到这的。 父:什么朋友? 小雷:是小明小军他们。 父:他们哪儿来的? 小雷:……拿的。 父:拿的?是偷! 小雷:不是偷!有权力的可以打着抄家的旗号明抢,我们只是把他们抢走的东西拿回来,这怎么能算是偷?! 这叫一报还一报! 父:什么?你?……(将手中拿的钱摔向小雷) 小雷:(小雷惊住,猛的冲上,怒视父亲)

父:我……我真没想到你会变成这个样子(非常气愤的在屋子里急躁。)说!你老实说!这些年你都干了些什么?! (小雷看了父亲一眼转过头去)说!你都干了些什么?(摔椅子、坐下) 小雷:我干了些什么?我又能干些什么?你被抓走以后,妈妈被他们折磨得住进了医院。家被他们抄光了!三个月后,我一个人……我一个人捧着妈妈的骨灰,搬进了这间屋子。……学校里骂我是狗崽子,回到家里叫我是小反革命,我不敢上学,连到食堂打饭我都……, (奔向爸爸身边)那时我才十三岁呀!谁关心过我?! 谁爱过我?! (伤心地离开爸爸坐到沙发上) 父:你…… 小雷:我从小也想长大能成为一个像你和妈妈、像王伯伯、张阿姨、李叔叔那样,做一个革命战士、共产党员。可是谁知一夜之间,我所爱的人,我所尊敬的人,都变成了叛徒、特务、走资派,我和我的伙伴们都成了狗崽子,黑五类。(激动地站了起来)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父将桌子上的烟盒捏碎, 站起背向观众

[小雷激动地冲到父亲面前 小雷:我们到处挨骂、我们到处碰壁。我们的前途在哪儿?我们的理想在哪儿?我们的出路又在哪儿?! 妈妈…… [小雷控制不住,哭向母亲遗像,反身又趴在沙发背上失声哭起来…… 父:(看着雷雷,走过去)孩子,五年来我没有一天不想你。没有一天不惦着你。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会变成这种样子。现在就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恨不得把所有的老同志都统统打倒,把你们这些青年人引上犯罪的道路。而你……我唯一的儿子,为什么偏偏走上了这条道路……。 你忘了,你妈妈在你这个年纪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红军战士,……可你……你现在的样子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妈妈…… 小雷:妈妈…… 父:(走到柜前从书包里拿出竹笔筒)雷雷,我在农场用井冈山的竹子给你做了一个笔筒,我希望有一天能亲手把它交给你。在农场医生的帮助下,我赶在你十八岁生日这一天回来看你。我希望我的儿子,能像这竹子一样刚直不阿,做一个革命战士。

小雷：(羞愧)爸爸，我…… 父：孩子，不要忘了，你是一个老红军，老党员的儿子(小雷站起，羞愧地转过身去) 父：孩子，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承认错误、改正错误，重新做人。 小雷：(激动的接过笔筒)爸爸!……〔口哨声，小雷到窗口望，思考，放下笔筒从床下拿出提包，将床上的脏物装进包内。 父：雷雷，你要干什么? 小雷：爸爸，我给他们送回去。 父：不，(思考)不，你去把他们叫到这儿来。 小雷：(不解)爸爸?…… 父：(坚定地)你告诉他们，说我回来了，想见见他们! 小雷：(理解、扑向父)爸爸。 父：去，去把他们全都叫到这儿来。

小雷：噢。〔小雷望着父亲转身跑下。父亲望窗外、思考，拾起地上的钱，看着屋内的东西、慢慢走向窗前，推开窗子，望着正向屋里走来的孩子们……。

- - 幕落。

时间:2007-04-04 15:12 来源:zhongxi 作者:admin 上一篇:“画面小品”教学的认识与思考 刘伟 下一篇:音乐小品《琴房》简析 银国春